

抗建戲劇選集

(2)

前途

劉子清 著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

前途

四幕話劇

劉子清 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羅德（即香帥）

幕習

第一幕

（幕開時，羅德與胡老先生對面，胡老先生正襟危坐，羅德則略帶倦意，雙手交叉胸前，兩人相視無言。幕後傳來一陣軍用音樂聲，羅德與胡老先生均微微點頭。）

時：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初夏

地點：前線閱師長的司令部，亦即胡老先生的廳堂。

人：胡老先生——六十餘歲。師部的房主人。

裘明亮——四十左右，閱師的參謀長。

屈志仲——三十六、七歲，閱師的副師長。

蕭金山——十八九歲，師部的勤務兵。

伍映波——三十餘歲，閱師的團長。

朱玉萍——二十二、三歲，師部的女譯電員。

衛兵——二十餘歲，師部門外的守衛者。

施化文——三十餘歲，閱師政治部的主任。

萬策全——五十左右，師部駐在地的區長。

閱師長——四十一、二歲。

李得勝——二十餘歲，閱師長的衛士。

景：胡家是耕讀爲業的，故其廳堂的陳設，亦表現出半耕半讀的色彩。廳堂左前，是通到大門的短短過道，站在過道上，可以看得見兩肩向內關着的大門，一個武裝的衛兵，偶而亦在大門外出現。廳堂的右邊是一間廂房，房門斜對着過道。上方擺香案的兩邊，各有一道門通到後廳；不過左面那一道是：「門雖設而常關」的。廳堂正中，有一張方桌，三幾條凳子；桌上除了文具、紙張、卷宗、茶杯、茶壺之類以外，還有好幾本書籍，其中有洋裝的，也有線裝的。左面那一扇不開的門邊，斜擺一張行軍床，那是屬於閱師長的；屈副師長的床，也擱在那一面，和壁成平行線，與閱師長的床，則成「」這樣的形式。至於他們必有的圖囊，望遠鏡、防毒面具之類，都掛在各人床背後的壁上。右面靠壁擺了一個茶几，兩把椅子，這個陳設雖然不很古雅，却也并不俗氣。還有一架軍用電話機，就安置在那個茶几上。

幕啓——屈志伸副師長和房主人胡老先生，坐在方桌上對弈；袁明亮參謀長在旁參觀，手上拿着點燃了的香煙。

胡：（手捧水烟袋）副師長這一着走得太好。（手指棋盤，數着子路。）嗯——一步，

兩步，三步，危險危險！

裘：（吐出一口烟）不要緊，你把「車」走到這兒來。（指指棋盤）

屈：噯噯噯！觀棋不語……

裘：假君子。

屈：真君子。

胡：有趣有趣！參謀長，打仗的時候，他是您的參謀長，下棋，就請他做我的參謀長，

嘿嘿……

裘：老先生的棋下得好，我不過是愚者千慮……

屈：必無一得。

裘：必有一得。

胡：客氣，客氣。

裘：老先生您看我們太頑皮了吧，一天到晚就這樣開頑笑。

胡：那兒的話。「人世難逢開口笑」。當這個前綫平靜無事的時候，應該要笑笑。

屈：謝謝您老先生。

胡：謝我甚麼？

屈：因為您把我們開頑笑的理論建立起來了。

途 胡：哦——嘿嘿……呢，該副師長走啦。

屈：呵，該我走。我看：（稍停）我少一個砲，多一個馬，唔……

胡：您還多一個卒子。

屈：您的砲擱在當頭，我的卒子不能動了。

裘：想法子用戰術呀。

屈：唔……

胡：參謀長真是三句不離本行，嘿嘿……

蕭：（蕭金生由外門上）報告副師長，信。

裘：我有沒有？

蕭：參謀長沒有。師長有兩封。（將師長的信交給參謀長）

屈：（接過信來，并注視封面一下）家裏來的。

蕭：（蕭金生仍走出大門去）

胡：（老學究的神氣）「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況且你們打了幾年沒有回家，家

信，多麼貴重。

裴：算起來，該要抵幾百萬金了。

胡：一點兒不錯。（吃口水煙）

屈：（看過信之後）這怎麼辦呢？

裴：愛人寫來的吧？要你趕快回去結婚，是不是？

屈：（不經意地）結婚？（依然看他的家信）

胡：哦，副師長還沒有完婚嗎？

屈：（直率地）那兒有時間，打仗的時候，連入連事假也不准請，哪敢起程來？

胡：嗯，你們真有古人：「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精神。

裘：（慨嘆）「唉，就是結了婚，又怎麼樣呢？」

屈：「是呀，前方又不准帶家眷，悶死我們參座了。」哈哈（舉手重重地拍參謀長的

肩頭一下）

裘：「唉，該副師長想入非非，殊屬不合。」

屈：「哈哈，這有什麼？要對共同志士談談，是不？」

胡：「嘿嘿，說起來，你們軍人爲國家宣勞，的確比誰都辛苦，可是也比誰都要光榮。」

裘：「那兒說得上辛苦。我們雖然擋住了日本鬼子，可是失去了這麼多地方，還沒有收復

，更說不上光榮了。」

胡：「總有一天要收復的。」

屈：「那麼，到那一天再說光榮罷。」

胡：「你們太自謙了，嘿嘿……」

裘：「其實你們老百姓也苦呵，就像您一家子吧：老二當兵去了，老大在家，又要養活一
家人；又要替公家修公路，當挑夫，貢獻也很大，還有些人家爲了抗戰，一家人

屈：還要下，還要下！我一定要抗戰到底。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將你一軍再說。

裘：您還將軍？那您就快完了。（站起來）

胡：（蓄意讓步）不不，這一着很好，我輸了，我輸了，嘿嘿……

屈：（得意）不是你輸還是我輸嗎？哈哈……

途：好的，好的。咱們明天再來。

（電話鈴響）

裘：（走去接電話）喂！你是那裏？哦，呂團長……我是參謀長……唔……哦……

屈：哦，師長已經動身回來了，好好……唔……消息……哈哈……沒有

什麼特別的消息。好好，再見。

屈：師長動身回來了。

裘：是的。

胡：嗯，你們這位新任閔師長，接事一個多月了，我做房主人的，都還沒有盡一盡東

道之誼，真抱歉。

屈：您再炖一只鷄子送給我們吃就算了，哈哈……

胡：不不不，鷄子，固然要炖；改日還要多弄點土菜，請你們幾位喝杯酒。

裘：我看不必吧，這年頭。

胡：不然，太對不起你們師長了。

裘：我們這位閔師長，他不在乎這些的；而且他自己說，最怕講客套。

胡：是的，是的。我知道：閔師長是一位志趣高尚，才兼文武，了不起的人物，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但是我……

屈：（微笑）那當然囉，要不是怎麼能當師長呢？嘿嘿……

胡：（嘆息）我倒不是因為他當師長，就該恭維他，嘿嘿……

屈：唔——

裘：事情也難說，他來了一個多月，雖然這樣苦幹，並且各方面看來，都還不錯；但是

有些人還不諒解他。所以……

屈：所以帶兵是要講歷史關係的。

裘：那當然囉。不過他在本師雖然沒有歷史；但站在整個國軍的立場上來說，也却并不是沒有歷史。

胡：是的。

屈：老兄，理論是不錯的；可是事實也不能不顧慮。

裘：我以爲理論能貫徹，便是事實；如果太遷就事實，那休想有大的進步。

胡：不過，有你們二位在這兒幫他的忙，我想：日子長一點，一定可以感化……

（蕭金生由大門進來）

蕭：報告，伍團長來了。

屈：唔

（伍映波由外面進來，脫帽向屈副師長裘參謀長敬禮；并向胡老先生點首示敬）

，屈裘胡三人，均起立迎之。）

裘：請坐請坐。蕭金生，倒茶來！

蕭：是。（倒茶一杯，送與伍團長，然後走進廂房去。）

胡：伍團長來了，你們要談公事，我不陪了。——來，當面端人，劉副團長，——

裴：再坐一會兒。

伍：沒有什麼事。老先生，再談一談。

胡：不，明天再見。（拱手）再見。

屈：好好好。呃，棋，明天要下的。

胡：是的，是的。明天再來奉陪。（走進後廳）

裴：（裴參謀長拿出香烟來）分給伍團長一支。）

伍：您知道我不抽烟的。（宗）

裴：你試抽一支看看。（裴參謀長將香烟遞給他）

伍：謝謝！我不試。那天副座給我一枝，我抽了兩口，喉嚨就癢得不得了。

裴：副座是鐵鳥牌，我這是金龍牌，鐵怎麼能比金；鳥又怎能比龍呢？你想！

屈：你的好得也有限，不要吹牛。若是你那個缺貨了，我相信你一樣要抽鐵鳥牌。

裴：我這是最底的標準，如果連這個都沒有了，我就寧可不抽烟，也決不抽鐵鳥牌。

屈：真的？（量量袖裏的銀錢，嘆息）唉，果然要開路好容易了，好容易可不許睡，也免不斷搬桌椅。

裘：當然！我忠告你，不要為半。苦量清酒，越喝越貴了，你眯着眼睛一對要出幾百兩。

伍：哈哈，這還算輕，你說是金銀兩，還不如金銀兩，這又怎辦？沒別，清酒！

（朱玉萍手持一紅色卷宗由後廳上）

朱：報告副師長，有一個重要的電報，吳祕書要我親自送來。

屈：哦，好了。（接過卷宗）你攔在這兒罷。

朱：是！（一鞠躬，轉身走回後廳去）

屈：（看電報）又是梅師長的情報。（去接電報）

裘：說些什麼？（問天）

屈：你看（交給參謀長）再見。

裘：（接過來）映波，來，我們同看。

伍：（走近來）好。

裘：（輕聲談電文）閔師長勛鑒：（下）連日以來，當面敵人，屢圖進攻，均被我擊退。

（二）昨夜十一時，本師所派游擊隊，深入敵後，破壞橋樑數座，鐵路一華里，斃敵數百名，我游擊隊已安全返還原防。弟梅……

屈：又是斃敵數百名，破壞橋樑數座，我計算起來，敵人佔領下的橋樑，全都被他們破壞完了。這不對嗎？

伍：他們老是喜歡對自己人誇張，滿討厭的。

裘：噯！不是這樣，那有戰功呢？嘿……

伍：嘿……（回到原座位）噯，師長到前綫去了吧？

裘：是的，你怎麼知道的？

伍：我打電話問過副官室，知道師長不在家，所以我來向二位老長官報告報告。

裘：哦！但是你今天怎麼這樣客氣起來？

伍：不是客氣。報告副座參座，我不能再在這兒幹下去了。

屈：你不能再在這兒幹，要到那兒去幹呢？

伍：我再在這兒幹，還有什麼意思？還有什麼前途？

屈：我告訴你，歷史對於我們最要緊，你若丟棄了你的歷史，那你的前途更暗淡……

伍：是的，不過……要麼……

屈：（站起來）你知道的，前兩個月，人家都以為我要升師長；可是事實並不如此。但
是我在本師這麼久，再怎麼樣受委屈，只要是不撤我的差，我也還要待下去。

伍：副師長地位，當然不同囉。

裘：我們……

屈：我就是認識歷史的重要，老實說，總有一天輪到我的頭上來，倘若我不離開這個部
隊的話。

伍：（站起來）我決對擁護。我想他們兩位團長也一定……

裘：對的。

屈：尤其我不願意搗人家的蛋。不過……

伍：不過，我要走也是不得已的。

屈：我再告訴你，你雖然抗戰了幾年，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危險，可是你一離開這兒，就會沒有人管你，你信不信？

裘：副師長的話對的，老兄，忍耐一點，有你的前途。前一星期請我不是和你談過嗎？這些我也知道；可是我想來想去，還是非走不可！

裘：爲什麼？

伍：您想，師長到差不過一個多月，一則說我這一團的軍紀不好；再則說我這一團訓練不夠。昨天在電話裏頭，又給我一大堆釘子碰，我怎麼還能幹下去？我想：大概已經預備了人來接我的事了吧？

屈：你倒不必這樣想，你還是忍耐一點好。（坐下來）

裘：是的。師長要好心切，想把隊伍整頓一下是有的；不過那都是對事的，不是對人的。

伍：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不走，有一天必定要達到這個限度，那個時候，恐怕……